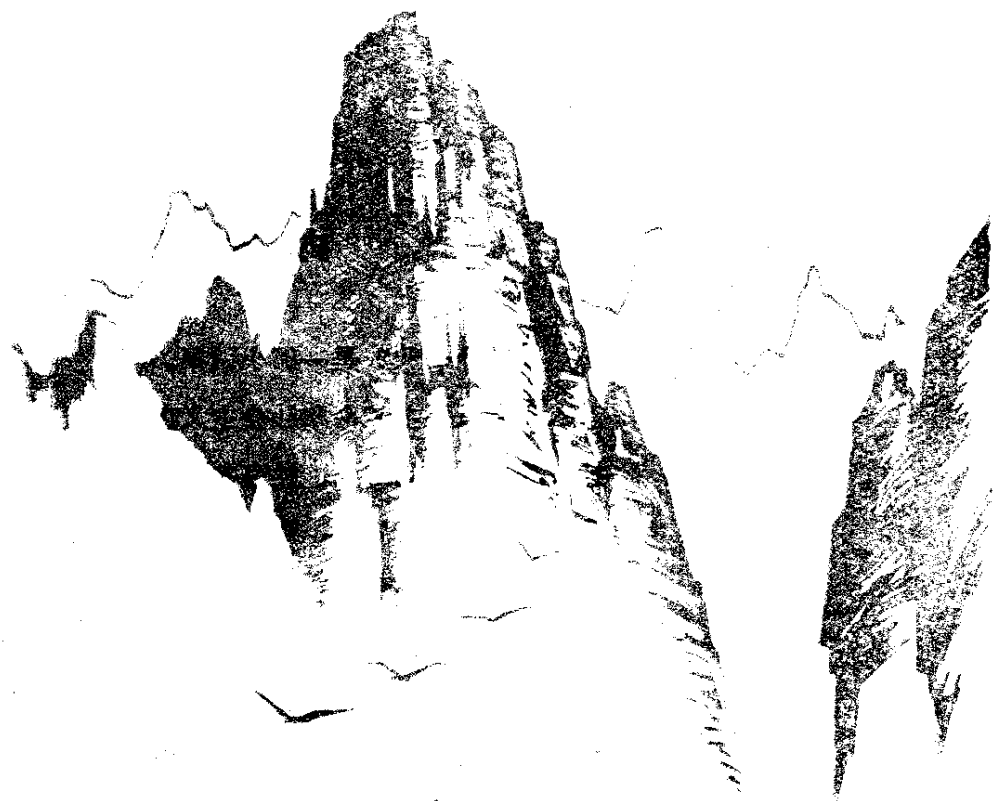


革命春秋



7.5



革命春秋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10月第1版

内 容 提 要

《革命春秋》是一部小说集。

作者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历史中，选取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个典型的生活片断，塑造了柳茂青这个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作品反映了我国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歌颂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作者还满腔热诚地歌颂了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部集子故事性强，有生活气息，语言生动。

这部作品是北大中文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过程中，由工农兵学员和革命教师相结合的集体创作。

革 命 春 秋

北京大学中文系 集体创作
七〇级工农兵学员

*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123,000字

1974年12月第1版 197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0

书号：10071·103 定价：0.45元

目 次

立志参军.....	(1)
活捉野田.....	(18)
智取岗城.....	(37)
火眼金睛.....	(54)
麦收时节.....	(64)
乔迁之喜.....	(87)
大路朝阳.....	(101)
百炼成钢.....	(142)
后 记.....	(182)

立志参军

一

故事得从三十年前说起。那是一九四二年，燕山就是今天的燕山，千峰万岭，连绵不断；潮河也如今天的潮河，滔滔河水，日夜奔腾。可当时的山里山外、河上河下却是两个天地，两个世界。山里是八路军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红旗蓝天，人欢马叫。山外是日本侵略者的占领区，凄风苦雨，地暗天昏。我们要讲的于家堡就在燕山脚下，潮河岸边，是敌占区的边缘地带，离根据地只有三十几里路，离游击区就更近了。敌人三天两头来“清乡”，八路军的游击队偶尔也到这里活动。

燕山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越烧越红，日本侵略者的日子也就越来越不好过。为了拦挡八路军，这年刚开春，日本鬼子和伪军就把山外上百个村子的老百姓都赶到山根底下挖大沟。于家堡三十多人也被赶到北山工地。大家气在肚里，恨在心头，干起活来谁肯使劲？一个个得磨便磨，得蹭就蹭。一个监工的伪军背着大枪，提着哭丧棒，走过来蹙过去，吆三喝四，瞧哪个不顺眼，张口就骂，举手就打。人们恨透了他，背地里都叫他“丧门星”。

不管丧门星怎么催逼打骂，于家堡的民工照样磨磨蹭

蹭，挖沟的进度慢得出奇。丧门星在日本人那里交不了差，经常挨骂挨训，有回还挨小队长两个嘴巴。这小子在鬼子那里受了气，变本加厉地打骂民工，一心巴望加快挖沟进度，好在小队长面前露一鼻子。无奈于家堡民工不听邪，越打骂越不出活儿。大伙还凑了几句《磨蹭歌》：“吃饭磨洋工，拉屎三点钟，一天拉三遍，日落就收工。”这歌就象长了翅膀，在工地一阵风似地传开了，随后又传到村子里，于家堡的男女老少人人会念叨。日子长了，不知怎么传到丧门星的耳朵里，气得他直翻白眼。这天晌午，丧门星挥着哭丧棒，把于家堡的民工吆喝到一块，追问那个歌是谁编的。问了半天没人理，他气急了，拉出一个老头子，抡起棍子就要打。说时迟，那时快，人群中嗖地蹿出一个人来，双手夺住那根棍子，一迭声地喊着说：“歌是我编的！编歌的是我！”丧门星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住了，定神一看，横在眼前的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这时，几十双眼睛也都盯在这孩子身上。只见他矮敦敦的个子，黑虎虎的脸，立着两道浓眉毛，瞪着一对大眼睛，光着脚，捏着拳头，气冲冲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就象一座生铁铸的小金刚。几十个人几乎同时喊出一个声音：“茂、青！”

丧门星看看棍子，冷笑两声：“还是这玩艺儿好使，一打就出来了，哈哈！”他猛地提住孩子的耳朵：“那个混账歌真是你编的？”小金刚把头一甩，甩脱了丧门星：“敢做敢当，就是我编的！”

“谁让你编的？”

“我让我编的！”

“你叫啥名？”

“柳、茂、青！”

这名字是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又真又响又干脆，示威一般。丧门星听了，气急败坏地发作起来，一会儿说孩子是小八路，一会儿又说是破坏分子。小茂青闭着嘴，虎着脸，一声不响，好象说：我就是小八路，你怎么样吧！

丧门星咋唬一阵，从肩上摘下大枪，要带茂青去见鬼子小队长。茂青扬着头，挺着胸，迈步就走。这时，人群里涌出七、八个人，忽拉一下子围住丧门星。这个说“歌是我编的”，那个说“是我编的”；这个说“我跟你去”，那个说“我跟你去”。七言八语，七嘴八舌，弄得丧门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于家堡的民工组长何老泉——一个四十来岁的壮汉子——不慌不忙，走到丧门星面前，稳稳重重地说：“那几句歌是大伙随便凑起来的，要见日本人我们都去。不过，依我看，别那么顶真，还是凑合着挖沟。”大伙齐声嚷着说：“对！要去都去，这沟甬挖了！”丧门星本打算来个杀一儆百，没想到落了个群情激愤，只得对老泉卖个人情，就坡下驴：“看在你们组长面上，饶过这回。都干活去！谁再磨洋工，我毙了他！”嚷嚷一阵，气鼓鼓地走了。小茂青气还没消，冲着丧门星的背影晃了晃小拳头，愤愤地说：“等我当了八路军……哼！”老泉急忙使眼色，拉他进沟。

进了沟，人们就三三两两议论起茂青，都夸这孩子“有种”、“有骨头”，有人还讲起他的过去。有些事本来人人都知道，可还是讲得津津有味，听得愣愣出神。

茂青今年到底多大？他又有些什么值得说道的往事？这得把故事再倒回去十几年，慢慢地讲。

二

小茂青今年十四岁，来到世上已经整整十四个年头。那是怎样的十四年哪？还是从他的家里说起吧。

茂青家不是于家堡老户，也不住在于家堡村里。五十多年前，茂青的太爷领着一家人逃荒来到于家堡，没处落脚，就住进村东丁家坟地主的两间破瓦房，给人看坟，到茂青已经四辈了。太爷累死了，爷爷也累死了，爹爹累得吐了血，十三岁的哥哥去门头沟背煤，可家里还和逃荒时候一样穷。茂青下生的时候，连块包他的尿布都没有。生他不到一年，妈就病死了，十一岁的姐姐顶起妈的一摊子家务，哪有许多工夫照看茂青？小茂青在冻饿哭喊中一天天长大起来。到他光着屁股能走会跑的时候，坟场就成了他玩耍、运动的天地。这里没有一个小伙伴，有的是几棵寒冷的古松和一百多个荒凉的坟头，有的是荆梢、枣刺、黄蒿、杂草和野花，还有蚂蚱、蝥蛄、蝥蛄、麻雀、乌鸦、田鼠、黄鼬、獾子、马蛇和长虫。小茂青刚出门时，看这些千奇百怪的小动物还有点眼生，天长日久，就和它们混熟了，连长虫他也敢捅两下。六岁那年春天，他使铲子挖鼠洞，挖着挖着，洞里嗖地钻出条大花长虫。小茂青不惊也不叫，上去就是一顿铲子，然后提着死长虫去见姐姐。姐姐吓了一跳，骂他是个“傻大胆”。小茂青不光胆大，还特别刚强，这也是从小磨炼出来的。他七岁以前没穿过鞋，三九天也是光着小脚，和村里的穷孩子赵大虎等在雪地里跑来跑去。姐姐抱着他冻得发紫的脚呜呜地哭，他却不叫一声疼。七岁他开始跟爹进山打柴，爹给他拣了一双破夹鞋，他穿了半天，嫌不跟脚，脱下来放在柴筐

里背着，照样光脚上山下山。

茂青九岁去给人放羊，一放就是五年。可前三年接连换了五个东家。怎么回事呢？原来茂青挨得了冻，忍得了饥，就是受不了窝囊气。东家骂他，他就骂东家；东家打他，他也还两手；对那些撩拨他的地主崽子更是不客气，动不动就干仗。这么一来，混不了几个月就闹翻了，不是叫人辞退，就是自己甩手。只要他一甩手，几条牛也拉不回，姐劝爹骂都不济事。最末一个东家是石峪李善人，外号人称“笑面虎”。这家伙待伙计出名的刻薄，就是不随便打骂。茂青在他家居然一气干了两年。说这话时，茂青已经十三岁了。放羊五年，练出两手出色的本事，说起来三里五村都佩服的。一手是他的好响鞭：站在山头，叉开两腿，皮鞭一扬，山迴谷应，就象又响又脆的春雷，狼羔子听了都害怕。再一手就是撇石头，虽说比不上《水浒传》里“飞石打英雄”的没羽箭，但在几十步里拦个羊，打个野物，一石头飞去，指脑袋不打屁股。冬天他用石头打鹌鹑，哪天都拎回仨五个的。后来，就是因为撇石头，闯了一个大乱子，挨了一顿毒打。

那是去年冬天的事。说起来跟李善人家的大黄狗有点瓜葛。那条狗身高力大，肥硕虎胖，训练得十分厉害，专咬上门讨饭的穷人，笑面虎爱如珍宝，叫它“神犬”。他夸这狗有两句话：“见到花子就下嘴，见到客人就摇尾。”日本鬼子过来以后，他又洋洋得意地把“客人”换成“皇军”。去年腊月一个晚上，两个过路的孩子不知底里，讨饭上门，刚一开口，就被大黄狗扑出来按倒了一个。茂青放羊回来，正好赶上。他抛开羊群，三步两步奔过去，一顿鞭杆子赶开狗，抱起那个小兄弟，一看，左腿肚子咬了一个犬口子，鲜血直

流。小茂青心里顿时烧起一把火，恨不得一刀宰了那条狗，拽出狗的主人狠狠抽一顿鞭子。他扭头一看，见大黄狗还虎视眈眈地坐在门口，望着这边，就猫腰拣了块石头，照准狗头撇过去。那狗嗷地一声尖叫，逃进院里。笑面虎出来一看，也是一声尖叫，原来大黄狗眼珠子冒了。笑面虎这回可不笑了。他脸色铁青，咬牙切齿，叫两个打手把茂青捆起来，柳木棍子打断两根。小茂青咬着嘴唇，瞪着眼睛，一声不哼。等爹赶来背他回家的时候，已经人事不知了。笑面虎并不就此罢休，说他的狗是“皇军”夸奖过的，打坏了非同小可，仗着日本鬼子的势力硬要茂青家出钱给狗治眼睛。茂青爹三番五次托人说情，扣了茂青一年的工钱才了事。小茂青躺在炕上肺都气炸了，他对爹发誓：“再也不给财主放羊了！一定要报这个仇！”

这以后，茂青就在家里养伤。这时家里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姐姐出嫁了，哥哥娶了媳妇。嫂子娘家在山里，见过八路军，又爱说爱唠，每天给茂青讲山里边的新鲜事：八路军打鬼子啦，民兵捉汉奸啦，儿童团放哨送信啦，妇女做军鞋啦……很多很多。小茂青越听越上瘾，后来简直入了迷。一天，他问嫂子：“你也做过军鞋吗？”嫂子自豪地说：“当然做过。”茂青一本正经地说：“也给我做一双吧，我当八路军去！”嫂子听了，咯咯咯地笑起来：“八路军都是硬梆梆的小伙子，打起仗来咚咚咚，走起路来一阵风。你，傻兄弟，还是一个孩子呀！”“八路军不要孩子？”“孩子只能在村里当儿童团，站岗放哨。”茂青听了，有点失望，恨不能一夜长成大人。过了几天，嫂子真的给他做了双鞋，白布底儿，青布面儿，实纳帮儿，外带一双蓝布袜子。茂青穿上，十分高

兴，在炕上走了几个来回，问嫂子：“看我象不象个八路军？”嫂子又咯咯咯地笑起来：“傻兄弟，差得远呢！光穿鞋就能打仗吗？”茂青也笑了，立时找来木头，做了一支小手枪，还用泡过的马蔺编了一条宽宽的腰带，然后扎上马蔺带，插起木头枪，腆胸迭肚地走到嫂子面前。嫂子拍着手说：“象啦，象啦！就是个子矮点，快长个儿吧。”茂青听了，乐滋滋的。他刷刷刷脱下全副“武装”，又刷刷刷用马蔺带捆起鞋袜和手枪。嫂子纳闷地问：“这是干嘛？”茂青认真地说：“等当八路军再穿。”嫂子笑道：“别发傻了，等你当上八路军，那小鞋小袜还能穿吗？”茂青神秘地笑笑，也不理会，把那捆宝贝东西放进一个破旧的小木柜子里，隔几天就打开柜子瞧一瞧，好象怕它飞走了似的。

过了年，开了春，天气渐渐暖和起来，茂青的伤也快好利索了。一天，他跟爹说：“我要去当八路军。”爹开头一愣，想了一会儿，语重心长地说：“当八路，打鬼子，有志气。我不拦你。可你今年才十四，太小，三年以后送你走。”爹的话斩钉截铁，不好商量，茂青也就没再说话，只在肚里想主意。过了几天，他就被赶来挖大沟了。赶他的鬼子张牙舞爪，狂呼乱叫，凶得跟狼一样。茂青眼里冒火，心里恨成个大疙瘩。到工地以后，天天和监工的伪军闹磨擦，今儿个这场冲突勾起他积压已久的满腔怒火，恨不得一石头开了丧门星。丧门星憋着气走了，茂青也压着火下了沟。待到丧门星再返回工地，两人的火气突然爆发，吵了个天旋地转，打了个人仰马翻。

三

且说于家堡民工顶走了丧门星，个个扬眉吐气，夸了一

阵小茂青，又山南海北扯起来，半天也没人动手干活。忽听组长何老泉干咳一声，知道丧门星来了，这才各回各的窝儿，不紧不慢干起来。丧门星摇摇晃晃来到工地，这边瞧瞧，那边看看，伸着脖子叫起来：“这活是咋干的！你们简直是耗子舔猫鼻子——找死！”捅这个一棍，踢那个一脚，瞪着眼珠子使威风。茂青白了他两眼，甩手扔下铁锨，纵身跳上沟沿。丧门星大声喝道：“哪儿去！”茂青拉着长声儿说：“拉——屎。”丧门星吼道：“磨洋工，我揍你！”茂青顶他说：“管天管地，还管拉屎放屁！”边说边向北面一条大沟走去，头也不回。丧门星说：“老子今儿个就要管管，看你有屎没屎！”说着也就跟了过去。

茂青下了沟，丧门星也到了沟边。这条沟很深，坡上尽是碎石杂草。茂青下了一截，正要蹲下，眼前十几步远嗖地蹿出个大兔子，茂青手疾眼快，兜腕就是一石头。兔子“吱”地一声尖叫，翻了几个跟头，滚下沟底。茂青光着脚，旋风似地追下去。追到跟前，那兔子刚好翻过身来，屁股带着血，弓腰登腿，准备再逃。茂青腾地一脚，把它踢翻个儿，猛扑过去，揪住两个大耳朵高高提起。丧门星在沟上看得真切，嘴里不说心里说：“这回可有解馋的了。”又一想，不能顾嘴，得给皇军小队长送去，就说自己用石头打的，小队长一定夸奖。他越想越得意，拄着哭丧棒一溜歪斜下了沟，嘴里装腔作势地嚷嚷：“说拉屎不拉屎，来打兔子，看我不打扁你才怪！”到茂青跟前，不由分说，上手就抢那只兔子。茂青哪里肯给，拎着兔子，东躲西闪。丧门星抢不到手，心里着急，举起棍子就打。茂青见他来得凶，抡起兔子横挡一气，弄得丧门星满脸兔子血。丧门星这下可急眼了，冷丁一

个绊脚把茂青绊倒，狠狠打了几棍子，然后抢了兔子，回身就走。小茂青大眼睁圆，浓眉竖起，一股冲天怒气从脚底直升到头顶。他忍着腰上腿上棍伤的疼痛，一跃而起，随手拣起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这时丧门星刚走出十几步，边走边看那只兔子。茂青见了，火上浇油，瞄准他的后脑海，使出全身力气打出手里的石头。只听嗖地一声飞去，啪地一声打个正着，咕咚又一声，丧门星直挺挺地倒在地上，屁股朝天，兔子摔出五六步远。茂青跑着赶上去，拾起兔子。再看丧门星，一动不动，上前细一看，后脑勺上一个大血窟窿。茂青愣了，心想：“打死了吧？”正不知如何是好，忽见何老泉提着铁锨飞奔过来，茂青叫了一声“大叔”，就怔怔地望着他，意思是“我闯祸了”。

原来老泉怕茂青吃亏，一直拿眼瞟着丧门星。见丧门星下了沟，他就提着铁锨跟过来；听见两人在沟里吵，他连跑带颠往这边赶；赶到沟边，见茂青正对着丧门星要撇石头。老泉大吃一惊，正要喊话拦挡，丧门星已经倒下了。老泉来到跟前，把丧门星搁个脸朝天，看看，摸摸，低声对茂青说：“昏了，没死。”茂青问：“咋办？”老泉皱了皱眉，果断地说：“有他没你。一不做，二不休，打发了他！”话音没落，两只大手就上去了，死死卡住丧门星的脖子。丧门星手脚动弹起来，乱抓乱蹬。茂青丢下兔子，腾地骑上去，使劲按住他的手。一会儿功夫，丧门星就纹丝不动了。老泉撒开手，操起铁锨，叫茂青背上丧门星的那支枪，然后两人连拖带拽，把死尸弄到沟底一个背旮旯里。老泉挖坑，叫茂青给丧门星脱外面的衣服。茂青问：“脱这干啥？”老泉说：“有用。”茂青也不再问，上手就脱，脱完又帮老泉挖坑。两人三下五

除二，很快就把丧门星埋了，上面还扔了些表土、枯草、碎石头。

这时太阳已经落山。老泉让茂青在沟里等他，自己回了一趟工地，收了工，又翻回来。他拉茂青坐在身边，平心静气地问：“有什么打算？”茂青好象早想好了，张口就答：

“走！当八路去！”老泉摇摇头说：“走了和尚走不了庙。鬼子查出来，家里、村里都得遭殃。”茂青低头没话了，想了一会儿，忽然操起那支枪，对老泉说：“会放枪吗？教我放枪吧！”老泉问：“带枪跑吗？”茂青说：“不跑，我拿枪跟鬼子拚命，反正够本了。”老泉又摇摇头，把枪接过来放在地上。茂青着急地问：“你说咋办？”老泉说：“遇着这种事得跟他们动动心眼儿，不能光莽张飞似的，知道拚。”他问茂青：“前几天接连跑了几个伪军你知道吗？”茂青说：“听人说了。”老泉嘴对耳朵说出一个主意来，茂青听了眨巴眨巴眼睛说：“这主意倒好。看菜园爷爷也能帮忙，可乡长和咱们一条心吗？万一……”老泉说：“没问题。”看看天黑下来，老泉操起枪站起来就走，茂青拿上丧门星的一身皮跟在后面，两人不声不响上了沟，又不声不响跨过一片片漫荒野地，来到村西边一个岔道口上。这里有个很高的壕坎，坎下有块大青石。看看四处无人，老泉把枪在大青石上用力一摔，摔成两段。茂青把那身皮散乱地扔在大青石旁。然后两人就此分手：茂青绕道村南回家，老泉顺路往东，直奔村西头乡长开的菜园子，进了两间小土房。

半夜时分，于家堡乡长赵敬斋带着给他看菜园子的老头去见鬼子小队长，报告说，一个伪军天黑时候到菜园子，抢走看菜园老头一身衣服。两人说得活龙活现，有鼻子有眼，

不由鬼子小队长不信。他马上派人顺着老头指的路追。过了一个时辰，追的人回来了，交来丧门星一身军装和两截断枪。鬼子小队长暴跳如雷，联想到丧门星监工不力，挨打挨训的事，断定他是逃跑了，又派几个马队分三路追了一夜。第二天，挖沟工地上于家堡一段的监工换了个伪军。

事情就这么遮盖过去了。茂青的小脑瓜里留下一个大问号：长袍短褂、开菜园子的赵乡长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四

茂青挖了三个月大沟，把日本鬼子恨透了，何老泉背地里又给他讲了些抗日救国的故事和道理，他就恨不得一时找到共产党，当上八路军。挖完大沟，正是阴历五月半，茂青白天跟爹下地干活，晚上不是跟嫂子唠嗑儿，就去找老泉谈天。一次，他问老泉：“你见过八路军吗？”老泉笑着摇摇头。他又问：“你能帮我当上八路军吗？”老泉又笑着摇摇头。茂青突然冒出一句：“我是王八吃秤砣——铁心了。”接着又说：“当八路，上前线，面对面，拿枪干，啪啪啪，哒哒哒，那多解恨！”茂青越说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响，老泉连连对他摇手，含含糊糊地说：“你别着急，慢慢等机会吧。”茂青没听出老泉话里套着话，回家又去磨嫂子，要到嫂子娘家找八路军去。嫂子拦他说，她娘家那里是游击区，八路军神出鬼没，时来时走，不容易找到；就是找到了，也不准收一个小孩子。她忽然压低嗓门，神秘地告诉茂青：“听说咱于家堡有时也来八路军，都在夜里。”茂青得了这个信儿，又惊又疑又欢喜，每天晚上大着胆子在村里逛，常常深更半夜才回家。逛了一些时候，一点动静也没有，小茂青好不

心焦。

这天夜里，茂青从村里趖回来，见屋里还亮着灯，嫂子正坐在灯下纳鞋底儿。茂青问：“给谁做鞋？”嫂子笑着让他猜。茂青说：“给哥哥。”嫂子还是笑而不答，忽然挨近他的耳朵说：“告诉你，八路军要来了。”茂青登时睁大眼睛，半信半疑地问：“你怎么知道？”嫂子指着手里的活儿说：“这是给八路军做的。做好了还不来取？”茂青问：“啥时候要？”嫂子说：“后天就交。”茂青问：“交给谁？”嫂子对睡在炕头的公公咧了咧嘴。茂青又问：“爹交给谁？”嫂子说：“那我可就知道了。”茂青想了想，又叮一句：“你的话都是真的？”嫂子伸出个小手指头：“哄你是小狗。”茂青高兴极了，躺在炕上一夜没合眼。

交鞋这天，茂青一大早就起来了。吃早饭时，见爹把嫂子做的新鞋掖在腰里，他就一步不离地跟上了。爹出屋他也出屋，爹拿锄他也拿锄。爹说：“我去耨谷，你去割柴。”茂青说：“我正要跟你学耨谷，改天再割柴吧。”说着扛起锄头就走。到地耨了一阵，爹撂下锄，让他看着，一个人往村里走去。茂青想：“准是送鞋去了。”也不说破，把两张锄顺在谷子地里，远远地跟在后面。他从村东跟到村西，最后见爹走进乡长的菜园子。茂青也不走近，蹲在一块高粱地里悄悄地张望。只见看菜园爷爷正在那里摘黄瓜，爹走过去，掏出鞋，交给了他，又说了两句什么话就回来了。茂青看到这里，转身就往回走，边走边想：原来八路军尽到这儿来，怪不得村里趖不见。他又想到赵乡长和看菜园爷爷，心里明白了几分：看来他们是八路军的人，也许就是何大叔说的那个共产党。可何大叔又是什么人呢？他也是共产党吗？他说他

并没见过八路军哪？这么一想，就又糊里糊涂了。后来干脆不想了，只盼快黑天，好去菜园子等实实在在的八路军。

太阳好容易落下去，月亮渐渐亮起来。茂青打开小木柜，找出春天放的那捆宝贝玩艺儿，一看，马蔺带干得不能用了，丢在一旁，新鞋新袜都穿起，木头手枪别在裤腰带上。收拾停当，走出房门，大步流星，直奔菜园。

到菜园门口，茂青一眼就看到小土房的窗户上有两个人影，一会儿没有了，一会儿又冒出来。他想：“八路军这早就来了吗？”急忙蹑手蹑脚地穿过一片黄瓜架，来到窗跟前的茄秧地里。蹲下听听，屋里没人说话，只有很小的“嚓嚓”声。他又悄悄站起来，挨近窗户，轻轻舔破一块窗纸，拿眼一张，原来是乡长和看菜园爷爷。仔细一看，炕上一大堆鞋，地下一架驮笼，一堆黄瓜。乡长和老爷爷正往驮笼两头装鞋，装完，又往上面盖黄瓜。茂青想：“八路军准是拉马来驮。”正想着，乡长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方纸包，往老爷爷手里一递说：“交给老何。”茂青想：“老何是谁？准是一个八路军。”这时见乡长抻了抻衣服，掸了掸身上的土，转身要往外走。茂青急忙蹲在一棵大茄秧后面，等乡长走远了，才又悄悄站起来。他围着菜园子逛了一圈，不见动静，看看矮墙外边有棵大核桃树，就猴子似的爬上高枝，坐在一个小树杈上。

这天夜里格外晴朗。满天星星，半轮明月。远处的山，近处的树，田野、菜园和房屋，都被罩上一层朦胧的月光。茂青仿佛头一回看到这么好的夜，心里甜丝丝的。蓦地，他瞥见北山顶上一个黑忽忽的怪物——鬼子的炮楼，心情顿时沉下来。他拔出腰里的木头枪，对着怪物瞄了一阵，肚子里恨恨地说：“等我当了八路军……哼！”